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一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十三

樂懸

堂上樂圖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黃鍾鍾
黃鍾磬

拊

戛
擊

堂下樂圖

位舞文庭庭武舞位

林鍾編磬 林鍾編鐘 蕤賓編磬 蕤賓編鐘 編磬 編鐘 中呂編磬 中呂編鐘

建鼓 應鼙 朔鼙　　建鼓 應鼙 朔鼙

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

篴篴篴篴篴篴篴篴篴篴篴篴

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

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

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

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籥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夷則編鐘 夷則編磬 南呂編鐘 南呂編磬 無射編鐘 無射編磬

姑洗編磬 姑洗編鐘 夾鍾編磬 夾鍾編鐘 大簇編磬 大簇編鐘

建鼓 應鼙 朔鼙　　建鼓 應鼙 朔鼙

柷　敔

應鍾編鐘 應鍾編磬 黃鍾編鐘 黃鍾編磬 大呂編鐘 大呂編磬

陳氏樂書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来格虞賔在位羣后徳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

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宫由此觀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宫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耶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

矣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鼗也戛擊所以作鼗也鼗則卑而在下作鼗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詠為律六間為吕言以間而不言律與周官言典同同意　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黄鐘之特鐘也一磬黄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黄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

之編鐘應之黄鍾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宋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聲之意也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

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靴柷椌楬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為壽人漢更為安世魏更為正世至晉復為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晫遠對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悦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鍾磬也毛萇侯芭孫

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静為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説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嬪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闗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彦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

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鍾磬之屬懸於筍虡者鄭衆云宮懸四面懸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言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空空北面特懸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凡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鍾東懸磬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

已鄭衆云以春秋

傳曰歌鐘二肆

判縣之圖

夷則鎛
夷則磬
中呂鎛
中呂磬
無射鎛
無射磬
姑洗鎛
姑洗磬
夾鍾鎛
夾鍾磬
太簇鎛
太簇磬
坤未丁午丙巳巽
申庚酉辛戌
乾亥壬子癸丑艮
辰乙卯甲寅
南
西
東
北
建鼓
朔鼓
應鼓
建鼓
朔鼓
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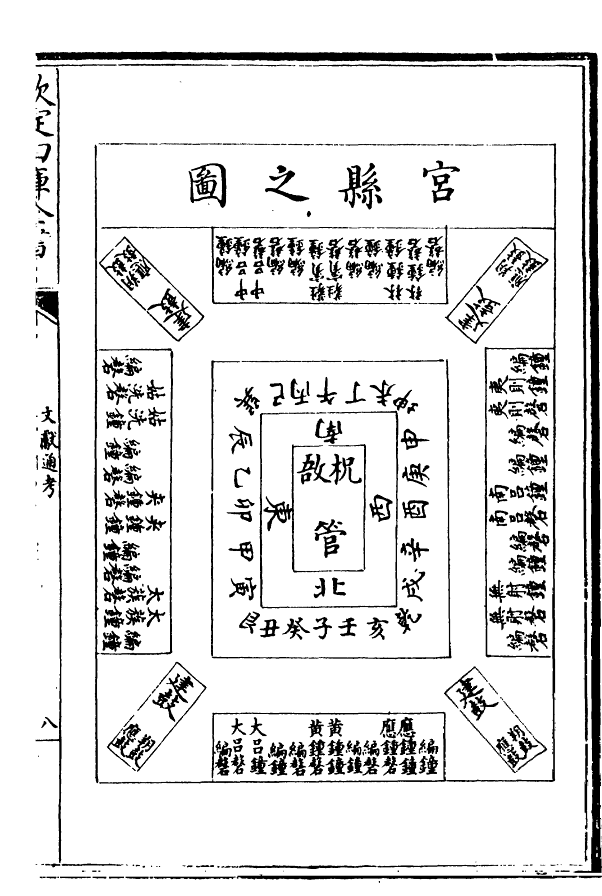
特縣

堂上

賓階

阼階

特架一肆


宮縣之圖
柷
敔
管
北
東
建鼓
建鼓

軒縣之圖

編磬
姑洗磬
姑洗鍾
編鍾
編磬
夾鍾磬
夾鍾鍾
編鍾
編磬
太蔟磬
太蔟鍾
編鍾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南
敔 柷
東 西
管
北

編鍾
夷則鍾
夷則磬
編磬
編鍾
南呂鍾
南呂磬
編磬
編鍾
無射鍾
無射磬
編磬

編鍾 應鍾鍾 應鍾磬 編磬 編鍾 黃鍾鍾 黃鍾磬 編磬 編鍾 大呂鍾 大呂磬 編磬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陳氏樂書曰樂懸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畧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黄鍾右五鍾皆應黄鍾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静而静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蕤賓在隂隂主静君入則以静告動而動皆和故狗吠彘鳴

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鍾在懸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宫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盖縣鍾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是也宫縣四面象宫室王以四

方為家故也軒懸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懸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懸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議諸侯宮懸漢武帝高張四懸晉元帝備四廂金玉豈王宮懸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鍾簴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卻至為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鍾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於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

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
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鍾三肆判縣兩面歌鍾
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
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
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為己也故皆從士制燕
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
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為阼階東笙磬西
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鍾其南
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
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鍾磬鎛也
判縣有鍾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鍾以王制論
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卿大夫
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
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

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虡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又曰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藂倚頌磬西紘
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為阼自階而右為西笙磬
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
笙磬而南鍾鎛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鍾鎛
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鍾鎛南陳一也
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鼙在其
東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
之南而面東朔鼙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

其階之東面南鎛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之西紘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為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鎛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如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為金北陽

位也於物為玉孔子寓象於易揚雄寓象於太元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為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罍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宋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

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鍾玉磬施諸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乎萬古而無窮矣通禮義纂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聲清正

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是也鍾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世不知用宮縣按漢章和世實用旋宮漢代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為最備漢樂歌云高張四縣謂宮縣也後漢則亡矣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鍾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鍾簴之樂即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来江右金

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廂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廂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黄鍾姑洗蕤賔太族四格而已十二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廵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宫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

者蓋謂其踶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令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為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

官以六律六吕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賔客以悅逺人夫六律六吕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也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非所以猷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莫拜反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

後揩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舞尚書盧毓奏協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令宗廟用宫縣則祀天地宜用宫懸博士趙怡以為古無四縣四縣自周始爾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按今天地之樂縣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

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令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為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黄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㽔賓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宫懸如延年議司空衛

臻議圜丘宜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

咸熙

宋文帝元嘉中鍾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又改之晉

及宋齊縣鐘磬大凖相似皆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

不過十六虡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

編鐘其東衡其東鎛太蔟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

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

所次並如黄鍾之宫設建鼓於四隅縣内四面各有柷敔武帝曰今太學有黄鍾姑洗㽔賔太蔟四格號為四指各置五鍾别以五鍾應之然大傅言天子出撞黄鍾右五鍾皆應是起建丑月至建巳月也入撞㽔賔左五鍾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黄鍾㽔賔則十二律之數備矣晉太元中楊蜀正四廂宗元嘉中鍾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用四律律各鑄五鍾奏樂之日

各以參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

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自餘則在東西黃鍾廂宜用鍾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鍾設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鎛鍾設編鍾磬各一簴簴合三十六架植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蔟代夾鍾在東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鍾

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
地祇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
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
宮縣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記云天子之堂九
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
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

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吉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廂黄鍾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宫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

姑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鐘磬之
縣各有十四瑩復更為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
前置宮縣四廂筍虡十六又有儀鐘十四簴縣架首初
不叩擊元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為宮
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
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用四清之過也儀
鐘十四虡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時裴正上書以為大舜

欲聞七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黄鍾正宫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慮有司遽損樂𦂳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矣

隋宮縣四面面各二簴通十二鎛為二十簴各一員建鼓四員歌琴瑟簫筑箏搊箏臥箜篌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觱篥篪塤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簨簴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弘等更定其制龤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為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據

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為簴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為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鐘次

之麰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
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
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撤其北面
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鞉焉儀
禮宫架四面設鎛鍾十二簴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
設鍾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簴宗廟殿庭郊丘及
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廟
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鎛鍾建鼓别一

工鍾磬簴别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每磬簴琴瑟筝筑别一工每鍾簴竽笙簫笛塤箎别一工縣内柷在東敔在西别一工髙祖時宫架樂罷栽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掐筝卧箜篌小琵琶横笛觱篥五罷然筝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内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虡起北鐘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鐘虡次之鎛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虡在西鐘虡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虡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

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虡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宫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嶽四瀆用之其去判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

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為簨橫者為虡虡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虡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制為二十虡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

六乃復用二十簴而鍾簴四以當甲丙庚壬磬簴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鍾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宮縣登歌工人皆介幘朱連裳革帶烏皮履鼓人及階下二人皆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褡襠白布襪吹鼓二人亦如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柷敔各一柷左敔右錞于撫拍損相銑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縣北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鍾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

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涼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

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不革

唐凡宮縣軒縣之作奏二舞以為衆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元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白紗中單絳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　武舞

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一人執旌居前二人執纛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錞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襠甲金飾白練褡襠錦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鞋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也武舞謂之七德

凡簨虡飾以崇牙流蘇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樂縣橫曰簨竪曰虡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鐘簨以鷙獸磬虡以鷙鳥上則樹羽旁縣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

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

庭尚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宮縣之制　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縣之内　凡大宴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兹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

方樂篇中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陳氏樂書曰天寶之亂肅宗克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登歌無壇下庭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搜募架䚟略無存者昭宗将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張濬為修奏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筭取法

以鎛鐘之輕重高徑還定編鐘以相叅撿正黄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為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較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嘗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宫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以来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虡二十詔以為可亦姑通時宜

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别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為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鎛鐘不考宫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凖求律以備樂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𦊨服制度粗而未完

宗太祖建隆初修復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

陳而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祕書監尹拙建言宜增三十六虡唐設工員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缺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虡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竽笛簫塤篪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塤篪笛簫篥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真宗享見昭應景

靈宮皆用備樂景靈中只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
樂咸以宮架軒架為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宗朝
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
攝祠止奏登歌初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
虡開寳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
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為常真宗景徳中乃詔
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
得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鎛㩁損鐘磬

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三鼓至於簨虡刻畫亦多失傳或鷙禽飾於鐘虡或猛獸負於磬趺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為植羽至是崇詔有司草正其謬更造建鼓鼙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鎛鐘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以為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造三鼗祀天以

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
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
琴十二絃琴五䄂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為
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
磬十二合四十八簴而為宫架今用三十六簴恐未合
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䄂削二變四清之聲
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
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

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置之於床並非其序謂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

隋唐以来有謂宫縣當十二甚者又以為三十六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宫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宫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樂架十二太常以為用樂架十二則律吕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宫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

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笛南塤一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西丹墀香案之西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塤一在笛

南七星鞄一九星鞄一在鞄笙南簫一在九星鞄西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於殿上）塤箎笙笛簫鞄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於兩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公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白絹袂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

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鍾三編磬三

東方編鍾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鍾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鍾間之北方編鍾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鍾特磬於編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鍾三特磬三東方鍾鎛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鍾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鍾間之北方鎛鍾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鎛鍾編鍾編磬如每歳大祠宮架陳設植建鼓鼙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鼙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柷敔於北架内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

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次三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絃琴二十有三次九絃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絃九絃各二十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二十次笛二十有

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並在三絃五絃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

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絳鞲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附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武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

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裲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褡襠豹文口大袴起梁帶烏皮鞾引武舞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韝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鐘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

之東太廟別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笛一箎一塤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箎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於兩階之東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殿上祠廟於堂上塤箎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泰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

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懸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鎛鍾三各依月律編鍾一編磬一北方應鍾起西編鍾次之黄鍾次之編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東方太蔟起北編鍾次之夾鍾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吕起東編鍾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鍾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鍾次之南吕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磬各在鎛鍾之内植建

鼓鞞鼓應鼓於四隅設柷敔於北架內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南瑟二在柷東次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各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笛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

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郎並紫平冕皁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十四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律謂十二律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倫理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敕正也奉承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言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也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為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葢嘗以為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

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

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别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頽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説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樊遏渠即時邁執競思文也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邪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為雅邪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古以剌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役為之使也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與焉典者自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初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

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

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篇亡奏貍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謂諸侯也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寗武子佯不知此所謂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正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樊遏渠即時邁執競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

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檜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猒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注云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為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繫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庵辯

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謔浪之辭序

者以為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為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為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朂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為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

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

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他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

射禮用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説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

所歌必參肅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

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謡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此非雅故也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四十八句　帝臨二十二句　青陽三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　西顥五十二句　元冥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二十四句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八二十六句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

九十三句　天馬十太一況一章十二句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二十四句太初四年誅宛王獲馬作　又有二章曰太一曰蒲梢各七言四句見樂書非此十九章內　天門十一三十三句　景星十二二十六句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八句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八句　華爗爗十五三十八句　五神十六二十句　朝隴首十七二十句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十一句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二十八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

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其
鏗鏘而不諭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又如
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作以爲歌
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其論不亦正
乎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能
據經倣古制爲雅樂亦亡益焉
漢有房中樂本周樂秦改曰壽人房中者婦人禱祠於

房中髙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髙祖好楚聲故房中是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八句　七始華始十句

我定歷數八句　王侯秉德七句　海內有姦八句　大海蕩八句

安其所八句　豐草葽八句　雷震震十句　都荔遂芳十句

桂華八句　美芳八句　嘉薦芳矣八句　皇皇鴻明六句

浚則師德四句　孔容之常八句　承帝明德八句

漢短簫鐃歌亦曰鼓吹曲多叙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

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

思悲翁　艾如張　温子昇曰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蓮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繒所繼黄雀倘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則以剪艾葉為罻張之具也

上之回　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

擁離　戰城南　古辭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而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頌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體此意

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深以遊大略言江淮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説非舊意也

上陵　漢章

帝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肅雍四曰涉屺與鹿鳴承元氣二曲為宗廟食舉又以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據此所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武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為之也

將進酒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亦以此樂侑食

芳樹

上邪

君馬黄 古詞云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

雉子斑

聖人出

臨高臺

遠如期亦曰遠期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来跡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為不通利故省之

石

留　務成　元雲　黄爵行　釣竿篇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竿歌每至河側輙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

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髙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没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

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徳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
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
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
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
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
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
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

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

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

斁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歒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

理為二物哉盖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禄也盖春秋戰國之

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乆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乆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

者矣盖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别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

張雄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

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
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
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
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
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黄門不知黄門大予於古
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
以通也曺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
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

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殺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夹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别而以為漢世頗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黄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廵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来做漢短簫

鐃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鐃歌即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漢章帝所造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夾漈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之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章帝所作舊詞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

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鬬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

辭䇲問巴渝師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為矛渝新福
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
舞故常二八桓元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
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
興國之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
郊廟神靈一也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
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

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薦於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樂歌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聲順桓說悲歌靈帝耽胡樂若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以魁櫑挽歌之技為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為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

有散騎常侍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議軒縣鍾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魏短簫鐃歌十二曲

楚之平 言魏也代漢朱鷺

戰滎陽 言曹公也代漢思悲翁

獲呂布 言曹公圍臨淮擒呂布代漢艾如張

克官渡 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代漢上之回

舊邦 言曹公勝袁紹還譙收死亡士卒代漢擁離

定武功 言曹公初破鄴代漢戰城南

屠柳城 言曹公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代漢巫山高

平南

荆州言曹公平荆州代漢上陵　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代漢將進酒　應定期言文帝受命應期代漢有所思　邕熈言君臣邕穆庶績熈代漢芳樹　太和言明帝繼統得太和代漢上邪

魏鞞舞歌五曲　明明魏皇帝代漢關中有賢女　太和有聖帝代漢章和二年中　魏歷長代漢樂久長　天生烝民代漢四方皇　為君既不易代漢殿前生桂樹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

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令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為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特行辭一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

吳使韋昭倣漢鐃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鈌言漢

室衰微孫堅奮起志在匡救王迹始此也　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興兵討董卓也　攄武

師言權卒父業征伐也　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　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

也　克皖城言權親破魏武於皖城　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德而禽之也

通荆州言權與蜀交好後關羽背德終復舊好也　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

順歷數言權順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　承天命言以德踐位道化至盛也　元

化言修文武則天行仁澤天下喜樂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一